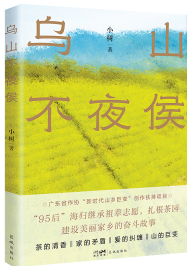


年轻人如茶,是需要“炒”的

◆ 韩浩月



“不夜侯”是茶的雅称,最早出自西晋文人张华的

作这一系列与“青”有关的专业术语,就使得做茶充满复杂又细腻的意味,让人对这一过程充满兴趣,正如小说里的茶叶大师叶天羽所说的那样,“做茶就像训练一个人:晒青就是让它跑起来,流汗;晾青就是让它休息,恢复体能;缓过来了,再训练,俗称死去活来”。《乌山不夜侯》将做茶过程写得饶有趣味,比如叶天羽收购了几千斤被钟清友认为“做废”了的茶,几经“调教”之后,那些茶变成了珍品,可谓“变废为宝”“起死回生”。

在小说里,茶是有灵性的,但小说重在写人物,钟清友的灵性,在霸道父亲长期的严厉管教下,如萎靡不振的“茶青”,经过几个月独居茶园的反复思考历练后,以不可阻止的态度“觉醒”了,这名95后,以父辈难以想象的成长速度,拥有了茶园主人的姿态。这样的描写使得这本小说无形中给予这一代年轻人展示自我的舞台中心,他们有国际视野,熟练应用各种社交与传播工具,他们的自信的形成源自对知识与信息的掌握,更来自能够落地的实干精神。

柳青在《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

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读《乌山不夜侯》中钟清友做茶之后的山村开发故事,不免又想到柳青所说的这句话,两部书的书写者以及书写对象隔了几代人,但书中箴言,却仍然有其闪光价值与明面意义。当下年轻人的“紧要几步”有哪些?从钟清友的经验看,首先第一步是热爱,没有热爱就不会投入;第二步是理性,通过清醒分析与果断决策把握好机会;第三步是资源整合,这种资源由信息资源与人际资源构成;第四步是目光长远,只有放眼未来,才能坚定当下付出……

年轻人如茶,需经“炒”方显真味。这里的“炒”既是制茶工艺中决定品质的关键工序,更是时代对青年群体的精神淬炼。这里所说的“炒”,是历练,是锻造,也是扶持与呵护。在《乌山不夜侯》中,读者可以清晰看到钟清友由一枚刚被摘下枝头的“嫩叶”变成芳香四溢的“茶叶”的过程,因而本书的创作就有了以一人比喻一代人的意图,当乌山的茶山意象由淡淡的乡愁意味部分替换为年轻群体积极昂扬的荷尔蒙气息后,茶的文化与传承,自此也有了额外的一份灵动与精巧。

《博物志》,意为饮茶之后神思清醒夜不能寐。《乌山不夜侯》这部长篇小说顾名思义写的是“乌山茶”的故事,但在书中,“乌山不夜侯”又是乌山村人对主人公钟清友的爷爷的尊称,无形中又有了些“侯爵”的意味在,老人巡山,一人一狗,守护茶园,小说的乡愁意味在字里行间溢出。

“乌山不夜侯”去世后,茶园也出现了存续难题,承包者钟志国(钟清友父亲)打算转让套现,甩掉茶园这个包袱,但从伦敦回来送爷爷最后一程的年轻人钟清友,却在茶园中血脉觉醒,出于对埋葬了爷爷的这片土地的依恋,以及乌山自然景观带来的震撼,钟清友放弃出国,毅然接过了爷爷想要重振茶园的担子。表面看,这是爷孙隔辈亲带来了能量,但这位仿佛一夜间爱上做茶的“海归”的行动力,更多源自根植于他血液当中的文化律动。

“采青、晒青、晾青、浪青、杀青、碰青……”仅仅是围绕茶叶制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村上春树创作四十年的“执念”与关注

◆ 刘春

29岁还在东京经营爵士乐酒吧的村上春树,始终无法释怀自己的写作梦,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创作小说。待及发表过几篇作品,用文字创造一个世界带来的成就感越来越不可比拟,村上春树关掉小店成为职业作家。而在他初出茅庐最早发表的小说中,写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小城,及其不确定的墙》是非常特殊的一篇,作者总觉得不满意,此后也从未收录到任何一本著作中。如鲤在喉了四十年,2020年,71岁的村上春树完成了耗时近三年重新改写的这个故事,是为长篇小说《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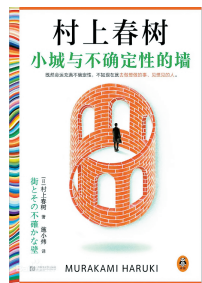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共分三部。第一部双线叙述,分别用第一人称由现实中的17岁少年讲述他与16岁少女交往的故事,以及在二人虚构的小城中,少年成年后用第一人称描述他与自身影子分割,进入小城担任“读梦人”的经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同样由“我”展开叙述,故事发生时间延续了第一部分的成年生活,并最终实现了影子与本体、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的连接。然而,种种情节表明,这一切似乎并不可靠,究竟谁是影子,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在哪

里,甚至什么是现实,都值得怀疑。不难发现,《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隐藏着许多村上春树前作的痕迹。少年少女之间的纯爱,依稀带有《挪威的森林》的炽热与决绝,分线叙述以及人们生活的现实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与此世界千丝万缕的异质空间,更是《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海边的卡夫卡》《1Q84》《刺杀骑士团长》等长篇小说惯用的技巧和架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引用的博尔赫斯的观点,一位作家终其一生能够真诚讲述的故事为数有限,《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的叙述主题,同样在村上春树创作生涯中反复出现甚至成为某种“执念”,即饱含激情和浓烈情感的生命体验背后,对生命存在本身形而上的思考。而这一思考,本质上延续了“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这样的终极追问。

在《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构建的世界中,人与自己的影子、他人亡灵、他人精神都可以沟通,现实就像著名哲学假设“缸中之脑”一样无法确定有性,而“我”进入的虚构小城没有时间的流逝,却有着事物的变化,随意变化的城墙隔绝了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既是阻碍也是某种保护。书中充满隐喻的

主题,如同丰盛含混可供人不同角度解读的梦境,具有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不同维度的现实指向,但亦如梦境实际上是人潜意识的投射,小说某种程度上带有村上春树创作“母题”性质的哲思,蕴含了作家对于世界不确定性的关注——人为什么会天生带有孤独感、缺失感,什么情境下会对世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人的意识如何被经验影响甚至改变……

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类潜意识屏障的不确定的墙,正在以几乎不被觉察的方式,既深受日常生活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每一次选择;人与影子的剥离和重组,也象征了主体一直处在成长变化中,必然不断与内在自我产生矛盾并相互接纳。而在网络世界日益占据人们精神生活、AI快速发展的当下,村上春树对于虚拟与现实的反思更显深刻和必要。



默音新作《她的生活》:被情所困,为情所救

《她的生活》是小说家、译者默音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上海之夜》《彼岸之夏》《梦城》《竹本无心》《柜中人》《舌中月》等六篇作品。作家从文本、经验乃至其他地方拾取一个个“她”,写进小说的世界里。在默音笔下,主人公们从上海踱步东京,从未走回千禧年,有人在青春的迷雾中一夜长大,有人在婚姻的泥潭里宛如婴孩……几乎每一个“她”都

命运多舛,但好在拥有自我意识与爱之体验,千百种无常人生中多了一重确认。被情所困,为情所救,她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

默音身上有一种和村上春树相似的自治。她规律地写作、翻译,有自己稳定的价值的锚,希望能不倚靠外界的评价体系生活。在她看来,比起描绘生活的无常,直抒人性的缺陷或许更现实。 七七



了他在技术领域的精益求精,也映射出他在情感世界中举棋不定和内心拧巴的窘境。正是这种对平衡的极端追求,使他陷入“促狭”的自我囚禁。前妻华莉曾评价:“你是介于好人和坏人之间,你这种人活得更累,一直处于自我挣扎和拷问之中。”

在这场关于平衡的博弈中,葛向阳并非唯一的失衡者。他的母亲、奶奶、前妻华莉、好友龙荣、姑姑与叔叔等人也在各自努力维系与世界的微妙平衡。而遗产纷争激化的矛盾与那表面和谐却暗藏刀光剑影的亲情的镜头下,生动呈现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狭隘与局限。

延续与超越:失衡时代的文学镜像

若以《城中之城》窥见滕肖澜早期对都市金融世界的冷峻解剖与“白衬衫”象征的力量,那么《平衡》则在此基础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作品将焦点转向民航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领域,把飞机载重平衡转化为对人生重压下精神世界的精妙探究。当葛向阳在航空平衡室里小心翼翼地绘制那精确到0.01的数值时,我们仿佛看到他试图在现实裂隙中寻回失落自我的挣扎。

小说以一种近乎滑稽却又充满悲悯的方式,勾勒出一幅混乱中寻找自我救赎的生存图景。父亲意外离世后,原本应继承的巨额遗产大半被叔叔与姑姑瓜分;离婚后,他竟将前妻华莉介绍给自己的好兄弟,表面上大家谈笑风生,仿佛一切都自成逻辑。如此荒诞的情节设置,既令人啼笑皆非,也折射出现代都市中因不得已而妥协的自我放逐。

作品的结局同样耐人寻味:“这晚,我不再恳求崔樱在梦里原谅我,我只想看清她的脸。”葛向阳在不断挣扎后,逐渐学会与自己和解,并意识到唯有接纳不完美,才能在人生动荡中寻得超越性的稳定。恰似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曾言:“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荒诞离奇,你都要选择活下去,但绝不苟活,而是活过荒诞。”

在当下重构生命的平衡

滕肖澜在《平衡》中构建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世界。在那里,每一次梦境的挣扎都在无声地呼唤我们直面内心的局限与矛盾;每一次精准的平衡计算,都深刻地映照出现实中无数失衡状态的痕迹。在这个看似荒诞却真实动人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在现实与梦境之间不断较劲、不断求索,最终在那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中找回自我存在的智慧。

正如《平衡》腰封所写:“世间为幻,活即是梦。”这不仅是滕肖澜对人生的深刻体悟,更是她向读者提出的永恒追问:在一个始终充满动荡的世界里,我们能否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

在不断追寻,滕肖澜长篇新作《平衡》勾勒现代人在技术精确与情感裂变之间的智慧

◆ 李鹏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人生处在荒诞、荒谬之中,但人生值得一过。”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时,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在失衡中守住内心的平静?滕肖澜的长篇新作《平衡》正是在这一命题的深层召唤下孕育而生,并以此为锚点展开对生命困境的细腻探寻。

这部作品披覆着沪上都市轻喜剧的戏谑外衣,同时内蕴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拷问。它既延续了《城中之城》对都市现实冷峻批判的锐利笔触,又展现出更为浓郁的哲学追求,通过航空公司平衡员葛向阳的浮沉境遇勾勒出一幅现代人在技术精确与情感裂变、现实秩序与梦境流动之间不断追寻自我存在真谛的壮丽征途。

梦境:当下力量的隐秘通道

《平衡》独到之处在于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推进,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线性时空的限制,还构建出一种记忆的拓扑结构,使生命的真相在不断错位与重构中逐渐显现。小说开篇那段荒诞的梦境为全书定下了讽刺而诗意的基调:在梦中,葛向阳化身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在民国时期的歌舞厅中挥洒豪情;而醒来之后,他却依旧徘徊于那狭小的航空平衡室中,继续面对家族遗产纷争与情感错综复杂的现实。

滕肖澜似乎借鉴了《当下的力量》中的洞见,视梦境为回归本体、与宇宙连接的隐秘通道。在朦胧而荒诞的梦境中,葛向阳摆脱了现实层层束缚的沉重,短暂获得了一段纯粹的内心自由;在那里,他重构了早年那些未曾纾解的遗憾和心结。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梦是意识与潜意识交流的管道”。梦境由此成为他与自我对话、直面内心恐惧与脆弱的隐秘场域,在虚实交织中,他找到了那一抹可能的救赎与平衡。

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也与《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缜密美学形成跨时空对话。正如太虚幻境中的判词终将照进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葛向阳梦里反复出现的“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在现实中也获得了精准应验:当崔樱解开安全带,被撞向挡风玻璃时,我们惊觉作者早已在梦境里埋藏了命运的草蛇灰线。

“促狭”:狭隘与内在困境的隐喻 “促狭”这一反复出现的词汇,为理解葛向阳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关键视角。上海人常用“促狭”形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喜欢嘲笑他人,游走于道德灰色地带。而在《平衡》中,这一词语已超越了简单的性格描述,升华为一种存在论的象征。

葛向阳自陈:“做平衡跟做人差不多,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你稍微马虎些,指数也在范围内,但就是过不了自己这关。”这自白不仅彰显